

上海

超级女声

毛尖

人，肆无忌惮在街上说英语、德语、西班牙语，折起衣袖在塞纳河边晒太阳，在卢森堡公园的草地上野餐。观光，喝咖啡，假装看人。

没离开的巴黎人，把舞台让给别人便退到幕后去，只有在排队买面包时才蜂拥出现，不多说话，给了钱，抱着几条长面包，跟人龙里的同类迅速交换一个眼神，就匆匆没入街角楼房的庭院里。城市继续打盹。

除了有些咖啡店和书店也关门休息因而少了可以让人发呆的好地方外，这样的静我倒喜欢。只要避开那些热闹的观光点，巴黎的宁静会一直跟随你，直到永远。

像梦游者一样行走于街巷之间，人声远去，只有城市的声音反复回荡，就像午夜的爱丁堡，或者清晨的罗马，那么清清冷冷，没有向你张开温热的怀抱，于是你只好奔向她。

路上几乎没有人，连狗屎也没有，空气清新得像晨初的露水。很静，你张开耳朵，听得见风吹过叶子的声音，沙沙沙——，地上的碎纸起舞，在墙角磨蹭。面包店挂出年假休息的告示，咖啡店里堆叠着一张张桌椅，不营业的橱窗收起丰美的展示(犯不着在这日子争妍斗丽)，糕点店酝酿着下一季的色彩。这静好的氛围，让你想起童年时代的春节，你的城仍万分珍视过节，店家门前那张红纸一贴就是十五天，那么大刺刺地喜气洋洋，不必应酬三百六十五天的喧闹。

很静，你张开耳朵，听得见对街楼房的窃窃私语，有人走楼梯咚咚，鸽子停在阳台边上，咕咕咕——敲敲窗就拍拍翼飞走，车子呼啸而过，或单车，或滑排轮，或脚步声。圣米榭尔大道上两个女孩的小提琴，地铁里自言自语的流浪汉，拿着地图问路的游人，作息有时的教堂钟声。

电影院开着门，只有疏落的观众，各选一个角落，互相离得远远的，不打扰别人，也不喜欢被打扰，看一场对白特多的新浪潮电影，或黑白或彩色，暗室里光影流转老巴黎的故事，多喧闹，外头的寂静几乎是梦境。

周三菜市场，相熟的摊贩没来，净是卖家居用品杂货的，有些生脸孔，不好寒暄。午后超级市场，收银柜台前不再挤着冗长的队伍，收银小姐紧皱的眉头松开了，你在货架之间游移，慢慢看，不急结账。周末跳蚤市场，摊子依旧，人不多可也不少，慵懒的调子恰到好处，打街头走走停停至街尾，还不到中午，收摊的声音就已响起了。

然后，慢慢地，在海边晒得一身古铜色的邻居陆续回来了，咖啡店外重新摆出桌椅，面包店端出出炉面包，时装店挂出来季新衣裳。城市从午睡中悠悠转醒过来，揉揉眼睛伸一个懒腰，而夏日刚尽，秋天已至。

从地铁站出来，到路边小店买手机充值卡，小姐甜蜜蜜，“神州行？一百元？”对此如花笑靥，真恨不能装大款，甩一句：“来一百张！”然而有心无力，忙忙走开了事。没想到小姐在后面喊：“喂，你喜欢哪一个女生啊？”

亲爱的读者，如果你听不懂小姐的这句话，那就是说，你不是中国人，或者，你有很长时间没有回国了。三个月来，“超级女声”成了国民生活的头等大事，湖南卫视的“快乐中国”创造了有史以来最疯狂的群众娱乐运动，一群籍籍无名的女孩在各自粉丝和中文媒体的推动下，突然听到了贝克汉姆出场时的尖叫。虽然被指认为“美国偶像”的中国克隆，但超级女声早就成功地完成了在地嫁接，在所有电视台嫉恨交加的目光下，它把星期五晚上游荡在大街上和商场里的人全部送回了客厅，把中国最有购买力的人群变成了广告商蒙牛酸酸乳的消费者，把当代最势利最功利的阶级变成了最率性最无邪的物种。

不用置疑了，这场音乐选秀早已跃出2005年文化大事范畴，对“超女”事件的各种命名——乡村民主娱乐版，市民社会的兴起，公共空间的再造等等——虽然各具角度，但没有一种跟得上“超女”本身的变异，它像庞大的怪兽，当你说出它叫恐龙的时候，它突然展现了孔雀尾巴。

PK台（网络游戏Player Killing的缩写）虽然在全国粉丝的连战、分裂和阵阵哭泣中上演了残酷青春物语，但是青春不就需要这样的故事自我背书吗？而且，不正是这个节目的残酷性，召唤了我们货真价实的眼泪，所以，当这一切互相纠缠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能力逃脱超级女声？

不过也许我们也不必一定要追问“超女”是好还是坏，就像罗大佑的《童年》唱的，让我们“迷迷糊糊”长大吧，因为最后，我们记住的肯定不是这个夏天，我们花了多少钱发短信，我们记住的是，那个卖电话充值卡的小姐在背后喊：“如果你是张靓颖的粉丝，我不收你钱……”(转载于《信报》)